



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金代党项人题记考释

周 峰

摘 要: 本文对甘肃省合水县安定寺金代石窟题记进行了考释。认为题记主人是党项人, 并认为金代军事制度中西北边疆边将系统和巡检系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

关键词: 安定寺石窟; 题记; 金代; 党项人; 军事制度

安定寺石窟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太白乡平定川龙王庙沟内 2000 多米的小溪南岸, 是金代开凿的石窟。“洞窟形制为前廊后室, 前廊平面横长方形, 平顶, 前部二方形廊柱, 形成三开间; 后室平面略呈纵方形, 平顶, 中心设方形佛坛。”^①在前廊和后室之间有甬道连接, 甬道右壁上部刻有金代大定十八年(1178)石窟开凿人的题记, 高 0.88 米、宽 0.56 米, 楷书, 14 行, 每行最多 22 字。此处题记, 对研究金代党项部落以及金代的军事制度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先根据石窟调查者的题记录文并参照文中所附拓片, 将题记标点录文如下, 然后再就以上两方面对题记加以考释。

华池寨主管汉蕃本门人马巡检李大夫先于阜昌二年/自发虔心, 请到延长县青石匠王志并女夫冯渊、杨琪/打造石空佛像一堂, 内有菩萨、南壁罗汉未了。有李/大夫男李世雄等请到僧德忍、良朋住持本院僧事, 请/到王志女孙冯佑等打造菩萨、罗汉了。并愿各人生身父/母速生佛界, 见存者增添福寿。/大金大定戊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住持僧德忍、良朋、子瑁。/敦武校尉、主管华池寨本门汉蕃人马巡检李世雄, /弟敦武校尉李世能, 敦武校尉李世保, 李世升, 李世皋。/次弟敦武校尉李世成、李世用、李世干、李世渊。/青石匠冯佑、李琮。/童行德德、留住、马僧、韩僧。/四官人并房氏管菩萨愿合家□□。

一、石窟的开凿情况

从题记可知, 安定寺石窟是伪齐阜昌二年(1131 年, 金天会九年)由华池寨主管汉蕃本门人马巡检李大夫主持开凿的。他雇请了延长县(今陕西省延长县)青石匠王志及其女婿冯渊和杨琪开凿了石窟(题记中称为石空, 另外一处陕北金代城台石窟中的题记也称为“石空”, 见下文)雕刻了佛像, 但是菩萨像及罗汉像未及雕刻。之后过了 40 多年, 其子李世雄等人请僧德忍、良朋任安定寺住持, 雇请王志的外孙冯佑等人继续开凿石窟, 雕刻了菩萨像及罗汉像, 到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八月刻下题记纪念。据石窟调查者研究, 该石窟有很多未完工的痕迹, 没有最终竣工。李氏家族开凿石窟的主要目的是为生者和亡者祈福增寿。安定寺的僧人至少有七人, 即题记中的住持僧德忍、良朋、子瑁三人和童行也就是少年修行者德德、留住、马僧、韩僧四人。

^① 董广强、魏文斌《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0 年第 4 期。

二、李氏家族的民族属性

华池寨在金代属庆原路庆阳府合水县所辖，“合水有子午山。镇五金柜、怀安、业乐、五交、景山。城二白豹、大顺。寨三安疆、华池、柔远。堡一荔原。”^①合水县和华池寨的历史演变较为复杂，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合水县“汉北地郡归德县地，西魏为华池县地，隋末为合水县地。唐武德六年，分合水置蟠交县。天宝初，改蟠交曰合水。五代周省入乐蟠县。宋熙宁四年，复置，属庆州。”^②华池城“汉归德县地，西魏置华池县，后周废。隋仁寿初复置县，属庆州，大业末属于梁师都。武德三年梁师都将刘旻以城来降，因置林州。五年梁师都将辛獠引突厥寇林州是也。贞观元年州废，县仍属庆州。宋初因之，熙宁中废为华池镇，七年改为华池寨。其相近者又有东西二华池寨。金因之，元废。”^③可见，华池作为县，在西魏就已出现，至今甘肃省仍有华池县。又据《宋史·地理志》，合水县“熙宁四年始置，省华池、乐蟠二县为镇。七年，改华池镇为华池砦。有东华池、西华池二砦，荔原一堡。”^④可见，华池作为县，在北宋前期仍存在，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才被降为镇，熙宁七年（1074），又改为砦。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一些。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环庆路经略使章粦言：‘前经略使范纯粹奏，庆州华池寨与华池镇夹河，两城相去密迩，枉费戍守财用，乞废罢华池寨，只以华池镇为寨。臣窃见废华池寨虽与华池镇隔河，相去稍近，正当控扼西戎来路。两寨之南，系一大川，直入鄜、延、坊、庆州界，深虑缓急，西贼寇边，遂可深入，为害不细。乞并存华池两寨，令寨主在寨监押，在镇通管，仍分为东西寨。’从之。”^⑤这就是东、西华池寨的由来。

《宋史·党项传》称“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戍、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⑥可见，在华池寨所处的庆州（即庆阳府）一带分布着众多的党项部落，汤开建先生对这些部落做过研究。^⑦鉴于党项部落众多的情况，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上以庆州所管熟户蕃部尤众，其间亦有纳质夏州者，恐浸久成边患，辛酉，置庆州缘边都巡检使於华池县，使统治之，岁给缗钱五十万备宴犒，从部署王守斌之请也。”^⑧

在宋代，华池寨所处的位置一直是北宋和西夏反复争夺的地区，战争多次在此爆发，华池寨有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宋代军事上有着蕃兵建制。“蕃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寨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则石、隰、麟、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司帐已上者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以功次补者，其官职俸给有差。”^⑨而在西北沿边，蕃兵、蕃官主要是党项人。“熙宁元年，议者谓：‘熟羌乃唐设三使所统之党项也。自迁贼不臣，种落叛散，分离南北。为首领者父死子继，兄死弟袭，家无正亲，则又推其旁属之强者以为族首，多或数百，虽族首年幼，第其本门中妇女之令亦皆信服，故国家因其族以为法。其大首领，上自刺史，下至殿侍，并补本族巡检；次首领补军主、指挥使，下至十将，第受廩给。’”^⑩对于蕃官的世袭问题，建言者也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并得到采纳。“请自今蕃官身歿，秩高者子孙如例降等以为本族巡检，其旁边能捍贼者给奉，远边者如旧限以岁月；其已降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歿无等可降者，子孙不降，充军主、指挥使者即以为殿侍。如此，则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当任官者，非正亲毋得为本族巡检，止增其奉；其军主至十将，祖、父有族帐兵骑者，子孙即承其旧，限

① 《金史》卷26《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50页。

②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57《陕西六》，中华书局2005年，第2761页。

③ 同上，第2762页。

④ 《宋史》卷87《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51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5，元祐六年闰八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12~11113页。

⑥ 《宋史》卷491《外国传·党项》，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38页。

⑦ 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壬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1899页。

⑨ 《宋史》卷191《兵志五·乡兵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4750~4751页。《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记载与此相同。

⑩ 《宋史》卷191《兵志五·乡兵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4755~4756页。

年受廪给；能自立功者不用此令。如此，则熟羌之心皆知异日子孙不失旧职，世为我用矣。”^①

华池寨也有蕃兵建制。“华池镇，三族，强人二百六十二，壮马三十八，为十二队。”^②金代李氏家族世袭华池寨本门汉蕃人马巡检，这一官职应是从北宋、伪齐一直沿袭下来的。汤开建先生认为党项大族下多分“门”。^③各门应该是各大部落的支系。因此所谓“本门”也有着本族的含义，如果李氏家族是汉族，就不会如此称呼。所谓“汉蕃人马”，其重点在“蕃”。李氏家族应该是华池镇党项三族也就是三小部落之一。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九月“丙寅，枢密院言：‘陕西、河东世袭蕃部巡检，昨与世袭猛安谋克例罢其俸。今边事方急，宜仍给之，庶获其用。又西边弓箭手有才武出众，获功未推赏者，令宣抚司核实以闻。’从之。”^④李氏家族应该就是陕西世袭蕃部巡检之一。华池镇的另外两族还有一族可考。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秋，“夏虏寇保安军、镇戎军。九月二十日，环庆路部署、知庆州任福谋袭夏虏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牵制虏势，使东路都巡检任政、华池寨主胡永锡击骨咩族，使凤川寨监押、殿直刘世卿将广勇、神虎二指挥会华池，又使淮安镇都监刘政、监押张立将兵趣西谷寨，与寨主等共击近塞诸族，期以二十日丑时俱发。”^⑤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记载。“贼时盛兵寇保安及镇戎军，福等自庆州东路华池、凤川镇声言巡边，召都巡检任政、华池寨主胡永锡、凤川监押刘世卿、淮安镇都监刘政、监押张立同议入界，以牵制贼兵。”^⑥宋夏白豹城之战只是一场小的战斗，但却反映出华池寨的重要战略地位。此后，宋朝还专门做出预案防范西夏由华池一带入侵。英宗治平四年（1067）十月诏陕西四路防秋之策。“环庆路贼若寇，东北两路并以正兵万人屯业乐，扼淮安东西谷、柔远、大顺、之会。贼若自华池路深入，则移业乐兵于大顺、荔原两路，断其归路，庆州别出兵至合水与荔原、大顺兵相首尾。”^⑦

从前文我们可知，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之前，华池寨和华池镇是夹河而立的两处城寨，胡永锡是华池寨主，那么此时的李氏家族应该世袭华池镇巡检。胡氏是华池三族之一，也应该是党项的一个部落。《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记载：“华池镇，后魏蔚州故城，控胡卢河川路，入鄜州直罗县界，隋为县，有子午山。宋置巡检兵官，总华池、平戎、凤川、柔远、淮安。自子午山狗道岭，至义州达磨洛河川保安小胡族。”孙继民先生对俄藏黑水城文书中的汉文文献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撰写了系列论文，他认为华池镇东北不远的保安军（今陕西省志丹县）德靖寨是党项小胡族的聚居地。^⑧德靖寨、华池寨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权德靖寨兵马监押刘广申第七将状为照会制置、待制经由去处事》^⑨中都有记载。华池寨主胡永锡一族很可能也是小胡族。

三、题记所见的金代军事制度

李世雄的官职是主管华池寨本门汉蕃人马巡检，武散官官阶是敦武校尉。他的八个弟弟（其中可能有族弟）中李世能、李世保、李世成的武散官官阶也是敦武校尉。据《金史·百官志》：“散巡检，正九品。内泗州以管勾排岸兼之。皆设副巡检一员，为之佐。右地险要处置司。唐、邓、宿、泗、颖、寿、蔡等州及缘边二十五处置。”^⑩华池寨应该就是“缘边二十五处”之一。金代武散官从八品“下曰敦武校尉。正九品上曰保义校尉”^⑪。2000年在对华池县林镇乡张岔村豹子川金代双塔寺遗址清理

① 《宋史》卷191《兵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4756页。

② 同上，第4755页。

③ 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④ 《金史》卷14《宣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312页。

⑤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2，中华书局1989年，第224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44页。

⑦ 《宋会要辑稿》兵28之10，中华书局1957年，第7274-7275页。

⑧ 参见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载《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337页。

⑨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25页。

⑩ 《金史》卷5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5-1326页。

⑪ 同上，第1222页。

的过程中出土了两方金代残碑，其中一方有“保义校尉、本部巡检□世雄”^①字样。这个□世雄应该就是李世雄。可见李世雄官职一直是正九品的巡检，但其武散官官阶曾由正九品上阶的保义校尉升为从八品下阶的敦武校尉。

金代在西北边疆为了防御西夏，在军事建制上有边将系统。“诸边将。正将一员，正七品。掌握控部保将、轮番巡守边境。副将一员，正八品。部将一员，正九品。轮番巡守边境。队将，正九品。鄜延九将，庆阳十将，临洮十四将，凤翔十六将，河东三将，并依此置。”^②北京市出土过石宗璧墓志，其中墓主的生平有助于我们了解金代的边将系统。墓志叙述墓主“除河东路第一将正将，管戎马。地与夏国接境，统马步军一千五百余人，辖边庭三百里，沿边分二十八铺。守铺卒吏素为巡检将司诸头目人等诡名占役，以自取用。至官铺守卒，殆不过二三人，其萧条如此。所至正将循袭故例多不更改。公下车辄令罢散占役之用卒，使各守庭铺以待不虞。自此，每铺守卒益加数倍。如有不循番次，后期而至者，辄以法痛绳之。尚于农隙阅武，西夏伏其威肃，自公历任四十余月不敢窥边，居民大安。至大定十三年，准上畔坐奉圣旨，兼知大和寨使。”^③可见石宗璧身为正七品河东路第一将正将，有统领辖区内“巡检将司”的权力，巡检应该是正将的下级。石宗璧后来又兼任知大和寨使，大和寨应该就是金代河东北路葭州（今陕西省佳县）所属的八寨之一“太和寨”^④。金代“诸州都巡检使各一员，正七品。副都巡检使各一员，正八品。司吏各一人。右宿、泗、唐、邓、察、亳、陈、颍、德、华、河、陇、泰等州并西北路依此置，余不加‘使’字。”^⑤葭州就是设置都巡检使的“西北路”诸州之一，石宗璧所任“知大和寨使”应是“知葭州大和寨都巡检使”的简称。可见在金代西北边疆边将系统和巡检系统实际为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城台石窟位于陕西省志丹县，是宋金时期开凿的石窟，窟内有金皇统九年（1149）、天德二年（1150年）等造像题记。^⑥还有一处题记，先转引如下：

正将李公重修石空寺记/

夫建精蓝者，布金易地，依靠山采木，□...□高栋，层□飞/□为堂，故不为骨，
抟泥为处（？）□...□，为肆（？）以（？）空龕岩（？）/□...□为像，常虑乎水火
□...□则顶（？）裂而□/水所溺，则逐洪波而例□...□之务而一旦泯/焉，粤戎寨之
西北，山之阿，石□...□代无□...□/□石□高二长，深倍而加□...□，工以□□□/龕□之上
三佛（？）二菩萨阿维加□...□，十□□□□/渚（？）神泊诸部□□仅二□□□□□□□□
□/雨，洛河泛涨，□□□□□□□□/惟诸石像一无（？）和（？）□□□□□□□□/避风
雨，承五祀奉（？）□□□□□□□□□/李公怀远下车□□□□□□□□/侵犯，政平讼简，
□□□□□/所容脚，四顾尊□□□□□□/何荒践如此，即□□□□□□/会工□□□□□□□
□□□□/慕□□□风，施以□□□□□□□□/矮陋□□□□而之□□□□/役。巡检胡公，
忠勇□□□□□□/公既历此胜□□□□□□□□□□/抑且知，经大水□□□□□□□□□□/亦善乎？仆喜胡公□□□□□□□□/几重，五日进士张□□□□□□□/忠勇校尉世袭□□□□□□□^⑦

孙继民先生认为“石刻中的‘正将李公’应是驻扎保安军的鄜延路第七将的李某，石刻的时间约

① 路远《揭开华池双塔寺身世之谜》，《兰州晚报》2004年12月12日。

② 《金史》卷5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7页。

③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④ 《金史》卷26《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页。

⑤ 同上，第1325页。

⑥ 参见《城台石窟（延安志丹县）》，载陕北网，

http://www.cnshanbei.com/eNews/news/200710/0009_1732565691.html。

⑦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载《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338~339页。

当北宋末年，至少是后期。”^①并认为胡公是小胡族。后者无疑正确。但是孙先生认为这件石刻是宋代的，显然有误。因为石刻中有“忠勇校尉”一职，宋代并无此官职。忠勇校尉是金代武散官的正八品上阶，这件石刻应该是金代的。金代的鄜延路边将有九个，驻扎在保安州的是第几个还不能确定。段双印先生认为“这个修复城台石窟的‘忠勇校尉胡公’，也当是北宋灭亡后归顺了金朝的胡氏家族后裔。”^②其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城台石窟位于宋金德靖寨附近，胡公的官职应为知德靖寨副都巡检使。段双印先生提到，“到了金代，胡公后裔署衙直署‘副将’、‘忠勇校尉’（城台石窟金代题记）。 ”^③副将为正八品，可见胡公又以知德靖寨副都巡检使兼任正将李公下属的副将。也可证明边将和巡检系统的合二为一。

《金史·地理志》记载了庆原路十个边将中的八个情况，有其中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将营的户口情况。另外，“第二将营，在荔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户三千七百一十六。”^④其位置在合水县境内，与华池寨相距甚近。因此，华池寨巡检应为庆原路第二将下辖。边将系统中的队将为正九品。前文已引，宋代的华池寨有蕃兵三族三百人，分为十二队，很可能金代承袭宋制，华池寨十二队也沿袭下来，其长官为队将。李世家族中除了李世雄以巡检兼任队将外，其他有敦武校尉官阶的三个兄弟李世能、李世保、李世成也应担任队将。敦武校尉为正八品下阶，其武散官官阶要略高于所任实职队将的正九品，可看作是金朝廷对他们的优渥待遇。十二个队将中的其他八个应是前文所述的宋代的华池寨主胡永锡的后裔和三族中的另外一族担任。

对于党项和西夏碑刻的搜集与整理，以《中国藏西夏文献》^⑤其中的第18~19册《金石编·西夏王陵残碑卷》和《金石编·碑刻、题记卷》最为全面，贡献最大。《碑刻、题记卷》收录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46种，各种题记19种。^⑥合水安定寺石窟金代党项人题记、正将李公重修石空寺记、胡怀节墓碑、胡继谔神道碑、“大宋故胡公墓志之铭”碑^⑦不见载于该书，这些碑刻无疑丰富了党项与西夏碑刻的内涵，尤其是前两种，更是目前除了吴旗金夏划界碑之外有关党项人的仅见的金代碑刻，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①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载《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339页。

② 段双印《北宋保安军胡公家族遗迹综合考察》，载陕北文化网，<http://www.shaanbei.com/yanan.asp?NewsID=43>。

③ 同上。

④ 《金史》卷26《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52页。

⑤ 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全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2007年。

⑥ 参见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西夏学》（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魏灵芝《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魏灵芝《党项与西夏题记叙录》，《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⑦ 后三种碑刻参见段双印《北宋保安军胡公家族遗迹综合考察》，载陕北文化网，<http://www.shaanbei.com/yanan.asp?NewsID=43>。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苏航博士提出一些意见，并据此修改，特此致谢！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